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六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疑積日而叙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賦謝紛然敦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彊禦代言西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踐揚滋久奮處采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咎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郎譚世勳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寶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邊豆司存之守而有尊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為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辯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涉文昌位次八坐必能居經持論恪奉典常玩敵入於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於醉呼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有一心以稱朕命

左諫議大夫徐東哲徐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駮之司耳目股肱共為一體誅賞羣

吏翊贊萬微出號令於片言開盛衰於百世必有論事回
天之力見於還詔批敕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
某履道純固秉義直方兩朝名臣六任言責息邪詎訖不
憚權疆壞植散群如救焚溺召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參黃
散之間深見責成之重毋從詭隨以干予正毋事矯激以
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逮群辟綏靖四方而宵旰之憂懼
不下寃則芻蕘之議壅於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
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輿衡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
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
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迂闊難信之
語召從憲府進陟諫垣竚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予
奪之際救之於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於無事茲
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改盜用名器倡導邪朋誣害忠良蔽昵
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羣邪之鋒建
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閑冀散一片不還肆朕慕承述登
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間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毅十
年流落志氣不衰召寘諫垣首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
猷陟貳天官未究其用興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变色之

間自有折衝之效。據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膺，一心。

朕惟朝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國之禍

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效百世可知。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其官某溫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

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正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意肆志，無憚權強。俾人主無為而自尊，天下聞風而

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為

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懼。爾

頃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

名，退不畔叛平生之學。廷登諫省，蔽自朕心。佇聞正大之言，

共濟艱難之業。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建群辟。中外執事，膺力畢陳。如牧萬馬於

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責任風

憲之意也。爾聞望之美，發自妙年。儒術之優，見於已試。召

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擢為御史。維持邦憲，糾糾逖官

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敢敗度，犯禮以干予正。朕所望

焉。

御史臺檢法王侯除監察御史

爾學問精博智慮疎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疆場未
寧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史愷而不處或民寃而無
告利澤或艱於下寃休戚或壅於上聞毋諱有司悉以告
朕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疆禦然後可與任言
責故大人為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
臣當用廉退無求之士具官某志大而遠畧器博而無
近用十九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肆朕纂
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踐更衆職進卒諫垣之屬迺登法
從之聯竚聞嘉猷以對休命毋悼後害毋諱有司毋同于
流俗毋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才疎
議意廣則相眇於按劔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於世以
爾論議不撓風節有聞蔽自僉言擢登諫省毋甚高論令
今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飢針石可以代病蓋卓然有可用
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彊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叔孫通習於寢
廟由太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亡所擇如有用我

而豈徒哉。以爾孝悌稱于閨門，行義信於朋友，橫經學省，士論靡然。擢升憲臺，助予政理。朕之用汝，蓋賴其言。扶過忠邪，明辯得失。嗣有褻寵，以答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於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尽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大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亟躋政路。交通詭秘，愚眊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徑前，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導諛日聞。敷求正人，莫如圖舊。其官某養氣剛大，秉心端夷，博洽而有聞，強毅而特立。事朕艱難之際，屢陳社稷之言，屏惡明姦，効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憲臺，重以成觀。歷試之詳，以待不次。待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祕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祕藏書之府，實一時籲俊之躔。架杞梓於明堂，薦璫璣於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塗。其官某器質恢闊，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為己憂。首斥姦諛，不憚疆禦。奉身而退，廉靖毋求。風節凜然，老而

弥篤召還諫省擢寘道山祗服寵章益隆雅望懷鈞抱槩
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用

御史中丞徐東哲可開封尹

字無可

漢治京師分列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衆地大獄市
紛然一介之小民訴其寃而不聞閭閻之賤隸伸其屈而
不獲權趨胥吏習為故常自非彈劾積威之餘孰能一變
流弊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
垣四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
懦之志輟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寄尤
重毋率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於平昔服我休命光
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闕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生死
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人而不任
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有忠信
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間言具
官某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
之動早發紆於賢蘊浸服采於禁塗天官四銓邦畿千里
懋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發舒無告勿緩深入
之罪勿急縱出之誅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

師師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說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帥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辯麗有聞于時志行直方不流于俗頃坐微累一年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祕易寘李省僉謂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不必諄諄而後諭漳江河非一贊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澣可尚書左丞

朕修身承列聖之統虛已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夫橫議以訕上羣寇長駟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身効命之意而不見於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於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共圖一時開濟之勲因

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慷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偏儀侍從罄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恭力辭樞筦馳一乘之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貞難之義尊獎耒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嚮道力行所萃以底丕平

廷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治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於用朕率是道申勸百工遴簡真賢圖回大治才兼將師之選名在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茲見大儒之効具官某高文興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存更中外懋著賢勞供奉兩朝白

首一郡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橫遺
之衝挺一身以犯大羊之衆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
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國綬帶臨
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左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相已
沒而想像於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於虎賁言
貌之際矧予天下之大老實惟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
刑具在既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追錄其
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外郎省未究其能延真宰
察庶尽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廓可虞部郎中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迄唐率用第一流為
之本朝登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鄉相多出此塗尔以才
能荐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
魚鱉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責實之政在於知人既考
所譽於已試之間又聽其言於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
尚之以爾廉靖無求疆毅不撓闔臣擅國熏灼四方抗一
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延賓周行侃侃自將
靖共匪懈擢外宰屬朕不汝私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閔決於六曹之長爾為郎吏亦有事於其間矣或以才譖聞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各揚爾職勿但書紙尾而使吏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春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祇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強屬時承平軍政隳壞肇開四鎮總制

萬兵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於千列中翼衛於一尊布宣道德之威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彊毅識度精明以肅括視身以忠忱衛上踐更衆職妻以能聞起於閑廢之中分總兵防之重汝其感勵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強寬予憂顧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師以衛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衆故茲慮始爰屬能臣尔以儒孝發身以忠義許國踐更衆職妻以能聞進妹延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瘡老疾不得冗食於其中而勇夫悍卒

無驕蹇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之哉

中書侍郎何臬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原允迪隆儒之効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厲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婁上藩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詔群辟具官某博學高明之學追配古人雄深辯麗之文鼓動當世徧儀侍從參秉國均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議方深倚注共底丕平數露封章願還政事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而明哲保身之難宜中大雅之志外華祕殿均伏神庭露門之讀於禁中示巖石之瞻於天下留以自近庶其輔予得賢則能為邦家朕無愧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祇

迪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起兵敵震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御六馬之憂因步方艱如抱火措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在直學貫六經之蘊為時儒者之宗器涵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於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外憲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鄭箋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賓西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魯國之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効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傳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聖緒康濟艱難春求百揆四岳之臣圖回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孝問遂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蔚為名臣廷登八座之崇進涉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巖巖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外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紘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旣一心服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於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者為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任之艱視唐為重矣具官某疏宋亮博清明冲淳典孝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大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目詞垣之遂隄升內閣之華幹予侍儲闈之遂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衝尊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言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褒善錄最序

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齊也尔以季問祭於承
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
夫仁人志士為善不求其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
遷往祇厥服

耿延禧充康邸叅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持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
義不以家為而顧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於賢閔
禮義之地又挺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為爾寵
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六

鎮洮軍節度使徐太尉

見玉海

門下介藩經武久資戎翰之良帥周時庸增重本兵之寄

眷予拾艾惟國老成教告路朝誕揚褒律具官其才堪大

受學富多間沈誥有先物之象居簡得鎮時之望必際明

良之會具宣以夜之勤勳相我家定訐謨而不告脩和有

貞迪彝教以來宣維陝服之興區宅洮河之巨屏齋壇推

數伴專閫外之推幕南運籌旋迎師中之吉令聞令望屢

建予聽懋官懋賞實允僉言申加徵勳之際褒進武階之

長神旗豹尾對三接以疏榮虎張鏤盾總十連而敵愾盡

護諸將作屏大邦於戲說禮樂而崇詩書及備元戎之選

戰中戈不棄弓矢無忘聽德之求益壯遠猷服我休命可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七

外制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吏士齊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行宣
勞万里進官一等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畢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進一官以勸厥勤
往其祗服

武德大夫張備武功大夫

褒善錄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此飭使輅將命万里之外足
未越境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恩

敦武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其等智効一官各有常守畔官離次通慢弗虔議法當誅止從降黜往圖未効服我寬恩

左良臣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益有忠蓋服我恩榮

承信郎閻門祗候神泥轉兩官

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獎衛王室論功考最當得

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獎衛王室論功考最當得敘遷朕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閻門宣贊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芻蕘之賤不以遐遺尔才

諳有聞達于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進拜上閣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於自竭以稱異恩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虜盜塞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尔躬朕甚悼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康

鑿愈高仲謀額外鑿痊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飡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勞既久序進一官往其楹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莫府進膺楹賞汝往欽哉

焦紹補承信郎

渠魁授首于今七年矣異時將帥猶以未錄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為後來之勸

閻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處賁之士出治邊徼入摠營屯進有于城固圍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錄最朕不敢忘尔拔於戎行沉毅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祗慎一心効於已試超進使魏以荅尔庸往圖厥終無乏吾事

單宣龔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單政不修兵驕卒惰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執能精練繫尔之勞進官一寺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郡

具官某尔以州縣之小吏寅緣恩倖躡登州府馴致郎吏一有所試其効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邪達于朕聽右史記言之高選不可叨君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

中書舍人刘珏落職官觀

迺者大將誤罔罔功群議沸騰理宜譴斥爾於書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唯喻德之義依違願望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加報國之忠卒乃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於塗炭之中廢
食萎歎爾為守吏當以身徇國寬予西顧之憂迺者上書
數以病告冒榮祿於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於將士効命
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奪近職往臨閔市一務省循
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
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師具官某
荐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陟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
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遠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

朕以疆場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瓜牙之志士宣力四方而
一二將帥之臣嘗挂吏議肆加甄敘以圖厥功具官某世
為將家久習邊事慷慨自許沉鷲善謀婁効戰多亟躋業
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
思勉勵以稱恩休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維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吏給事
宮省弗祗厥職申救婁下逋慢自如稍褫官資投之遠服
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晝閉矢石交攻疆場之臣其忍

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
進繆悠之說實懷願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實顯戮之止從
降秩服我寬心

傳廣降官

羗囚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便文自免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于理止從
降秩益圖來效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遠矣
昔王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
用其身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失於惑慎不自悔藏一陷朋

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效思補厥愆

汪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秉疆場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
職聞于上竊位素飡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
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
屈刑章止從降黜勉思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宮觀

朕以邊遽婁聞推擇將吏固嘗拔士於行伍之中而妄言
無行之徒穿窬為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術用
數崛起小吏遽登近列許窮力屈迺以病辭公議沸騰彈
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儻容俠罰則義士解體無以勸忠尚

屈典刑姑褫近職益思循省毋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謾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為
姦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
等專刺牽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於衆聞聊從
附下之使小人知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犯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今
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為貪吏之戒
朕重寘汝于理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循服省我寬恩
勒停人辛興宗復遥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邪之中投置閑散二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於
延閣尚分職於蕃符益脩厥官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姦擅國嬖孽弄權嘯聚群儉塵汙省戶炤
其一也投閑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闕然尤不汝置姑從罷
免服我寬宥之恩

康愿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覬心尔寺嘗有
位於朝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寺之選免所居官界尔
所當得者以稱朕激揚之意也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纒御庶邦炎正中微罔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合爵策勲進陟五臣之本具官某器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蚤服采於禁塗浸宣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纏氛祲於九重接腥羶於萬里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以南征間閔百難獨見松柏後彫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勲是用蔽于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无爾惟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壞將帥惰驕胡寇長駢京邑震擾博延群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之兵士無鬪志卒罹變故幾至危肆疇佐命之功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智出萬夫沉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叅華筵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莫府爰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冠鄧之勲是用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齊之憂寔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 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

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稟若淵冰雖三軍舉
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後常棣之華_未辭讜敢忘
原隰之求大遂之樂融融有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
闡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
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
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
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
載天之義躬予一人仄席之思儻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
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肩
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贊書具官某
雅量鎮浮訐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
養氣之義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纘紹之初喜見儀刑
之老妻刑封奏祈解煩機詔諭數頌懇辭莫奪念崇寧之
遺直巋然獨存願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
藩符以大臣畧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
之心祇服寵章益綏壽嘏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參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
括艾為罔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具官某受
才宏毅秉義直方正色立朝屢劾排姦之力懿文華國尤

高潤色之功擢自憲臺入司兵柄遽形謙奏欲遂便麾屬
予訪落之初參倚守藩之輔撫綏疲瘵慎固封新仍書殿
之隆名顯南昌之巨屏周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括
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開廣言路日晏延群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
異論蠱起予棄相乘故雖晏勤仄席之求而終不免享貪
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
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深頃在宣和以布衣笈
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論宰相之非
雖圓枘方鑿勢有不容而曲突徙薪効見今日昇復舊物

進長諫坦挺一身之安危為藜藿之衛折衆言之淆亂制
尊俎之衝佇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固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
經制使

楚漢相距榮湯百戰不死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
冠安史攻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治東都佐唐中興
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
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屬精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疏
通風力強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陞內閣之
華益壯大邦之翰庇徒作室揆日相方母縱乾沒之姦以
蠹邦財母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母張空最以銜虛名母

急近功以遺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于四方炎正中微
小雅盡瘁因步日感強虜煽行申畫郊圻責在將師具官
其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歷事三朝夷
險二鄴中分邊瑣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陞內
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佇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中之才裂背決冑之勇常
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鄴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以鎮羗
戎於萬里之外以尔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

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
著之風教使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無窮之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制羣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師越在外服想
見風采肆頒涉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辨麗
博通之學發舒賢蘊服在尔寮肆紬祕殿之書益壯大邦
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改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
土國之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羞命奚俟
訓言

宋齊愈除起居郎

具官某紹膺特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願治當饋思

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其永無愆爾以藝文冠
肩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徧游清貫紬書中
祕列屬憲臺譽喧一時想見風采擢外柱史供奉殿坳君
舉必書母悼後害

蘇遲涂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相方深慙遺興歎懷人
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阜陶之濟美以爾儒術
之茂嗣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褒元
祐之舊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纘紹想見儀刑擢自
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

楊淵涂工部郎王起之除屯田郎秦伯祥除虞部

並負外郎

具官某寺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僭
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尔寺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
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謾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戈未
靖飢疫相熏申飭使輶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于庭
戶之間以尔慈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世臣之餘烈荐
更任使強敏有聞載疇尔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修厥
官達於歛散之權不夫綏懷之體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負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適逢世皆能自致於顯融而中臺望
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尔以忠義之操間闕賊莫府咨詢
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黃敦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闕門之外患澤所先疆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
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輅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
由推澤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製
錦勿傷手摩拊之裕其衣食宜體任官之意勿懷擇事之
心益勵厥修美成在久

劉參除直祕閣知鄭州

宋湯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寇至

輒奔肆朕纂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疆明慨然
請行寬予西顧隱若長城之寄思為襍被之謀中祕細書
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孺弼知東上閣門

閣門置守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正士具官某以將家
子習知軍旅之事以勲闕進又識朝廷之儀憂勤百為慷
慨自許比疇勞効屢進官聯載升上閣之華式厚諸臣之
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八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強胡犯關長駟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駟之以為快然茲事歸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嬖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譴絕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斧兵坑小醜耳時元昊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

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
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
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
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元昊合人患心風果然於是決
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
戰沒大盜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
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
育初議今女真暴起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
大人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
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師不才士

卒驕情。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靡缺。又非
仁宗皇帝之時。臣孰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強胡乘勝。頗
兵觀關之下。彼見天子宫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
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聖壁固守。不施一鏃。不
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群胡竦然聽命。卷
甲而歸。足以為德矣。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戰士。謹蓄積。
脩法度。成中國安疆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於萬世之下
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
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於一擲之間耶。伏望聖慈。以
趙元昊校稷北胡之強弱。以贊元康定校。今日之盛衰。臣一
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於吳育。特賜採納。

不勝幸甚

二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
柔。適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乘百戰百勝之
威。合諸種控弦之士。超色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
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議。進和戎之策。庶幾
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
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
帝杖一劍。誅秦。壓楚。以定天下。而肩頰亦崛起於東胡。呂
太后稱制。肩頰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
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

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夷狄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臣后翻然稱善詔大謂者張澤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閔中一言從容消拜兵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拊劍疾斬頭穴骨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後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勒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祗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謹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

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瞑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鄉寺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如何大將劉廷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藉躡蹄踵交道委弃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忌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萬為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謀謀瀆亂聖聽而予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忽睹

神州澳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盍量彼己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間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百全之上計也。忽傳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發，^挑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卒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駢而納。諸隍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眾伏闕，鼓倡群小，妄謂宰相連結強胡，開闕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櫓登聞鼓，呼敵動地，手擲瓦礫。

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古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大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嘗率諫官合過裴廷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而卒不從，從之是眾為政也。大學者賢士之闕，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眾建師儒，宮室豐饒，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吏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眾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載

其面立於朝端陳東安^云李官洋洋自若夫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師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茲始矣臣承乏國予司業時童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譴譁臣問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大學有云頃者 秉輿幸大學而武學生列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且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卷之八 二 文到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固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修為臣言虜使王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特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芮曰今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爵不能過也芮退 上問宰相唐恪三關盍如何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疆胡怙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而

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筭出於劫寨一
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疆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関以安
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韓
魏共攻秦於函谷関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関之
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
大利也此父兄之仕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
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関且去吾失三
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関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
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
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
和夫秦居戰國最號疆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

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剪之徒起而用事遂
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固在
此也今之三関河朔重地舉而弃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
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卧矣狂生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
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峭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
望見胡塵獸駭鳥驚不知所在大臣擠遠畏弃地之責將
帥駕下無干城禦敵之功萬一疆胡舉國而來頓兵城下
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関而已也寇益深
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
陽危而悔也臣承之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羣小以
脅君父又論大将劫寨激怒疆敵以誤朝廷計拙言強得

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違割弃三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奈王議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蝼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弃三鎮劄子

臣聞蝮蠱手則斬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為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

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繼復元祐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為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割地之後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疆國勢選將厲兵以固吾圉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儻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

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
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
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讀進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
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
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
忍耻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
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
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
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千萬言而

艾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幾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
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
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
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
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
篇離為十二卷元勳盛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
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
侍帷幄朝夕訥誨以輔聖質之高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
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親也試之迹臣愚
欲望聖慈每御迎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
出歲年可見唐室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其承乏侍御史適遇群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
某奏言和戎之利大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群小伏闕下請
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
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
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
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
丙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依違
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弃紓一時
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

心者既觸其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
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
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
城之耻呂太后媢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
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會垢忍耻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
疆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畏護有良將精
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
又况無將無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
區進和戎之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
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群邪罔
上歎君窮奢極侈網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

視効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
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
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師守柳庭俊堂陞陵夷難乎
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翰離不圍東北王芮之言又
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閔以為歛兵之計
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
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
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為
官常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肩矢石抗疆寇於城陴之
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敢如曩時諸公安
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搗

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
散奪三官為丞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為一康宗豈不忝
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
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
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群黥守衛城壁相公益勇
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一
人之休戚也

二

某授大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
趕逐巡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護當夜打開
齋上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得盡在諸齋

未曾均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倉免至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於庭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赫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諭，今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誑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五百里外鬻賣男女贖償不了。某曰：與汝判送監官照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十二人分在監西門大學門律學門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以遂，携狀呈相公拜狀首一人，令回覆相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某，切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之後，四坊師匠送故迎新之外，官寺府軍丘壘如故，恐凌論長短不敢一一具陳。惟是力小任大不可負荷，必致顛隳。以辜任使某已再奏懇辭伏望參政矜全愚憊力賜主張。俾解郡寄復之祠觀丘山之惠沒齒不忘。